

文史資料

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
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311400

1

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5/03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诚如周恩来同志教导的是一项“要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工作。它可为历史文献弥补不足，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对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它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县建治至今，已历两千余年，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待发掘的文史资料十分丰富。我县政协一九八四年成立伊始，就逐步开展了征集、撰写和整理工作，并决定编纂《富阳文史资料》，不定期出刊，以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点贡献。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北京、浙江和福州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省、市、县十个单位联合在我县召开的“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发表了不少精湛的论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把研究这位作家的进程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把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包括在北京、福州纪念会上的重要资料）集成专辑出版，这是我们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并望对中国近代史学、文学艺术史学以至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方面，作出微薄的贡献。

我们决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存真、求实”的精神，努力办好《富阳文史资料》；但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有粗疏之处，恳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本集编辑中得到县广播站、文化馆、文物办、图书馆等单位大力协助，尤承著名书法家黄苗子赐墨题签，著名画家郁风设计封面，谨表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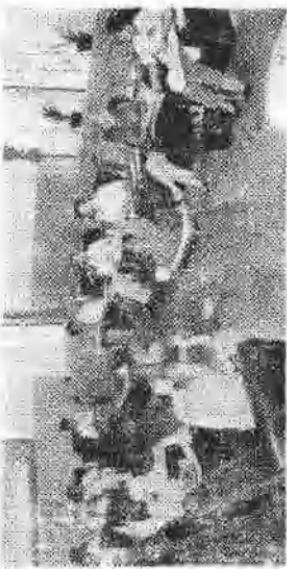
郭善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纪念著名作家郭沫若上师造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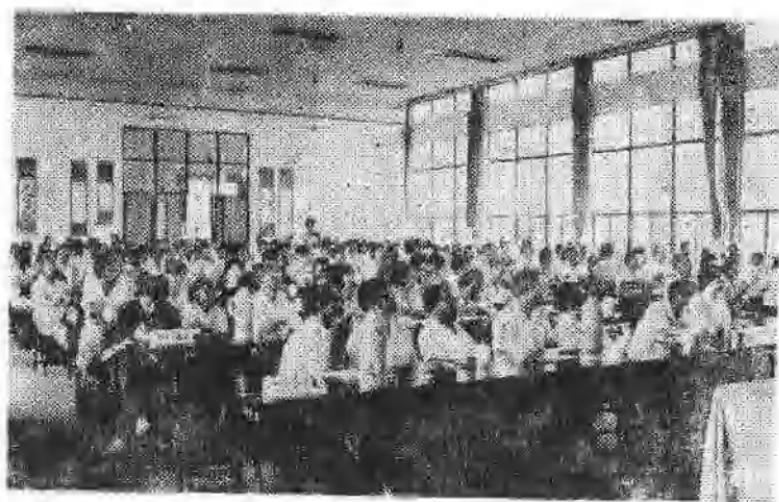
▲ 全体学术代表合影

◆ 小组讨论





▲ 外国专家作学术报告



▲ 纪念会会场一角



▲ 郁氏亲属合影



▲ 领导接见郁氏亲属

► 参观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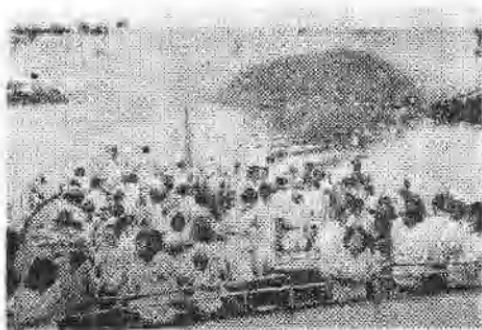
► 参观双烈亭



► 参观陈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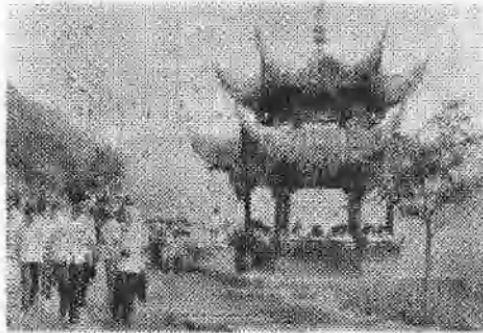
► 考察富春江



▲ 考察桐君山



► 考察严子陵钓台





► 考察风雨茅庐



▲ 考察翁家山

► 纪念会赠送代表的纪念品



目 录

郁达夫烈士纪念会的开场白	黄 源 (1)
欢迎词	刘 丹 (11)
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烈士	罗 东 (14)
杭州市应在郁达夫研究中多作贡献	杨招棣 (16)
郁氏双烈是富阳的光荣	洪德森 (18)
做象样的烈士后代	郁天民 (22)
闭幕词	郑择魁 (25)
作家 战士 伟大的爱国者——郁达夫烈士	楼适夷 (29)
过去评价达夫未达应有高度	唐 肇 (36)
怀念与感想	郁 风 (38)
不废江河万古流	柯 灵 (42)
郁达夫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他内在的崇高人 格品质	许 杰 (47)
郁达夫烈士四十周年祭感言	汪静之 (55)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日本) 伊藤虎丸 (58)
郁达夫遇害真相	(日本) 铃木正夫 (62)
郁达夫在新加坡	(新加坡) 姚梦桐 (69)
郁达夫与鲁迅	(香港) 郑子瑜 (76)
中国作家协会的贺电	(80)
夏衍同志给会议的贺信	(80)

刘尊棋等贺信贺电 (81)

出席会议代表名单 (82)

学术论文目录 (83)

会议简报选登 (85)

领导小组及主要工作人员名单 (93)

会议日程表 (95)

附录一

郁达夫——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

士 胡愈之 (96)

忆达夫 夏衍 (100)

在纪念郁达夫烈士牺牲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发

言 刘尊棋 (107)

回忆郁达夫 洪丝丝 (109)

怀念英勇斗争的郁达夫烈士 张楚琨 (113)

郁达夫殉难四十年感言 汪金丁 (118)

遥望南天忆故人 赵家欣 (120)

附录二

循迹觅英灵 柯士成 (124)

郁华、郁达夫烈士陈列室巡礼 富文 (127)

鹤山双烈亭小记 蒋增福 (131)

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前后部分报刊文章

索引 编者 (134)

翰墨寄深情 史庭荣 (140)

《富阳文史资料》稿约 (142)

郁达夫烈士纪念会的开场白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 黄 源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四”以来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现代第一流诗人、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纪念和学术讨论会，今天在烈士故乡富阳隆重举行。烈士的海内外生前友好，各地的郁达夫研究学者、专家，本省、杭州市、富阳县党政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聚会一堂，隆重纪念烈士，确是第一次。

首都举行纪念的日子——八月二十九日，是四十年前郁达夫烈士被日本宪兵掳走而“失踪”的日子；今天——九月十七日，是烈士遭日本宪兵杀害的日子。我们这次纪念会，也纪念郁达夫的哥哥郁曼陀烈士。他是一位法官，为人正直、清廉，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民族气节，又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三年，他营救过廖承志同志，何香凝老人曾绘制一幅“春兰秋菊”图赠送他。“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郁曼陀任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国法权机关。敌伪对他软硬兼

施，威逼利诱。郁曼陀严正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气节决不能丧失。”他坚守岗位，从事爱国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终于被日伪汉奸暗杀，壮烈以身殉国。两位烈士的母亲，是富阳失守时，在日本兵的暴虐下终结生命的。为此，我提以为郁氏一家，也为几百万遭难的爱国之家，全体起立，沉痛悼念，默哀一分钟。

郁达夫兄弟俩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故乡人民深深的敬仰和赞颂。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就追认郁曼陀、郁达夫为革命烈士。一九八〇年，在烈士的家乡，在山川如画的富春江畔的鹤山上，建立了“双烈亭”。亭子上有茅盾书写的^{茅盾}一块匾额——“双松挺秀”，赞颂他们的高风亮节^{犹如两棵}挺拔青松，与世长存。

还需提出的，在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小说集》上下册、《郁达夫游记》、《郁达夫译文集》和郁达夫传记两种译本，包括日本稻叶昭二教授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最近又出版了一位青年学者许子东的硕士毕业论文集《郁达夫新论》。许子东的指导老师钱谷融教授，称赞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出这本青年人的论著的眼光和魄力。郁达夫侄女、著名画家和散文家郁风，也赞说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颇得好评。最近，我读了这本《郁达夫新论》，非常高兴，我完全同意上面二位同志的意见。

说来非常惭愧，浙江省文艺界四十年来没有举行过郁达夫纪念会、讨论会。在文艺界的会议上，也很少提到他。这就是对郁达夫评价的不公正和冷淡的表现。我作为本省文艺

界老一辈的人，年青时候通读过他的作品，三十年代和他工作上有交往，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但我的头脑中也有框框，思想上被一些不公正的议论所束缚，现在应该努力纠正过来。

在首都纪念会上，夏衍同志开门见山地宣布：“在这个会上，应该对郁达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文学方面继承‘五四’文化传统，奋斗一生的精神，作出准确、公正的评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学工作者、伟大作家和诗人。”文化界前辈胡愈之，是抗战时期在海外和郁达夫共患难的历史见证人。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还在新加坡时就写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他根据亲身经历作出了有力论断：“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在投降后加以秘密杀害的”。这论断已为海内外公认，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曾花了数年功夫，调查郁达夫被害真相。他访问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服役的日本人，一九七一年还亲自到新加坡、苏门答腊、巴厘公务查询，最后确认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同时，他在新加坡收集到郁达夫作品二百篇及其他研究资料，与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两位教授合编成《郁达夫资料》及其《补篇》分三册出版。

胡愈之在今年北京纪念会上，激动地说：“从达夫一生在文艺上的造诣以及他在沦陷时期的言论行动来看，我不能不承认他有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今天我还是坚持以上这个基本看法。我觉得，现在我们纪念郁达夫，对这位现代著名作家的艺术倾向和政治态度作出评价，首先不应忽视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他所坚持的‘五四’精神。纵观郁达夫一生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爱国主义是贯穿

始终的一条红线。”胡老明确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胡老是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九三三年，他和郁达夫都参加蔡元培、宋庆龄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而相识。抗战初期又在武汉晤面，一同在军委政治部工作。过后，郁达夫和胡老相继到新加坡，服务新闻界。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们一同过流亡生活，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时常在一起，用不同方式从事爱国、抗日的革命活动。郁达夫用他的特殊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以掩护胡老为首的一群革命文化人的地下爱国活动。共产党员、著名作家王任叔，浙江人，笔名巴人，曾在海外郁达夫家里充当过一个月的“看门人”，对郁达夫当时的一切言论行动知之甚详。他在《记郁达夫》一文中说：“郁达夫只要不外出，他每天一定要到胡老家里去一趟。胡老的话，郁达夫言听计从。当郁达夫自己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刻，他第一个考虑的是胡老和他夫人沈兹九的安全，让他们脱离险境。”胡老对郁达夫上述的权威性的评价，是在生死相共的斗争中得出来的。他对郁达夫在文学成就上和政治活动上的评价，是符合历史情况，实事求是，是准确、公正的。胡老的正确断论，是我们纪念和研究郁达夫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学术研究，都应当本着这个精神进行。

最近，我读了些郁达夫研究资料，但还没有进入具体深入研究，只能就个别问题谈点感想。夏衍同志说，过去对郁达夫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有二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的创造社的关系，或者以后他跟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到了南洋以后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是说太平洋战争开始

之后，他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用假名当了一个时期翻译。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早已有结论，事实都在面前，著作都在，知道他情况的许多人都健在。但是解放后特别在“文革”前后那个“左”倾思想影响下，这种对他不公正评论的一些文章还没有消除。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对郁达夫的生平、文艺方面的贡献，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价。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创造社的前期刊物，在我青年时期是差不多全都读了的。郁达夫的小说真象一颗炸弹，掷向中国的旧社会、旧礼教，震天动地。它使我，也可以说和我同时代的青年惊醒起来，开始留意和认识这个不合理社会，埋下以后改革社会的根苗。大概在二五年，我初次认识这位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三三年，我在鲁迅、茅盾直接领导下，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当编辑。郁达夫是《文学》的编委，也是三四年出版的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的编委，聘请编委的信还是鲁迅转交的，我亲眼看到。在以《文学》和《太白》为中心的一群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陈望道、巴金、郑振铎、胡愈之等，都把郁达夫看作自己人和第一流作家。虽然他已不住在上海，而住在杭州。鲁迅在三二年推选郁达夫的《二诗人》，在三五年又和茅盾一起推选《迟桂花》编入在日本和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鲁迅、茅盾介绍中国作家作品到外国去，总不忘记郁达夫。鲁迅和郁达夫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我不说了。鲁迅也曾公开说，对于文学的意见，我和郁达夫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那末，他们之间的一致究竟是什么？鲁迅对原则问题是十分严肃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九二八年六月鲁迅却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一九三〇年鲁迅又提名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同年十一月

被表决开除，鲁迅事后得知，不同意这决定。难道鲁迅独对郁达夫有宗派情绪？！过去，我对这些事有点知道但从未考虑过。这次当作一个问题，看了一点材料，才明白了底细。大家知道郁达夫和鲁迅先后都到过北伐根据地的广州。他们在广州并未晤面。郁达夫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和郭沫若同赴广州的，六月离开广州，十月又到广州，十二月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经过“四·一二”事变，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十月三日到上海。十月五日在李小峰宴会上，鲁迅和郁达夫才又会见。十月六日上午，郁达夫到旅馆看望鲁迅，并邀请他吃午饭。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载了这事：“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他们谈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看他们的其它文章。

郁达夫在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从广州回到上海，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和《新消息》周刊。他在一月十六日的《洪水》上，发表政论《广州事情》，公开揭露和抨击广州政府的黑暗，指出这一次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号召“民众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郁达夫拥护国共合作，进行北伐，但他在广州已看出问题，提出警告，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内部的争论。二月一日出版的《洪水》上，郁达夫又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指出目前“这工作（指广州根据地和北伐）将走上完成初步的路上去的时候，又有一批新的军阀和资产阶级出来了。”“他们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不幸我国的革命在未成熟的初期，就暴露了达一种险境。”他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断言：“真正的彻底

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成功的。”就是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完成。二月十二日，郁达夫收到郭老的指责《广州事情》“倾向太坏”的来信。三月一日，成仿吾在《洪水》上发表《读了广州事情》，批评郁达夫。四月八日的《洪水》，郁达夫又发表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反对独裁者的高压政策。文章说：“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看，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就在郁达夫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第四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那天，郁达夫在他《日记》上写道：“东方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午后出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只敢怒不敢言。”四月二十二日《日记》云：“买了一张外国报来看，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关键时刻，这是郁达夫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这不是真正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吗？！

七月三十一日，成仿吾到上海，达夫往访，决定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交出，“从此脱手”。八月十五日，郁达